

老子辨

钱穆 著



卷一

七

年



钱
穆
著

老子辨

中国书店影印

据大华书局1935年版影印

老 子 辨

*

中国书店 出版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通县财联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1/32 印张：4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定价：1.20元

序

本文四篇，第三篇最先成，初名老子辨偽，時在民國十二年夏。翌年，草創先秦諸子繫年，成第一第二兩篇，均未發表。十五年，編國學概論，（商務出版）第二章論先秦諸子，列舉老子偽證，並敘其學術思想於荀卿、韓非間。大體仍持夙見，而議論有出舊稿外者。十七年，始將第二篇文字發布於燕京學報之第八期，易今名。二十一年春，應北京大學哲學系論叢徵文，又成第四稿。二十二年夏，沈君勤廬爲大華書局索稿，當時以北大哲學論叢流布未廣，又余著繫年尚無付刊問世之期，遂於繫年中抽第一第二兩文與第三第四兩篇合印單冊，稿付沈君，久未刊出。二十三年秋，諸子繫年付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第二篇又經最後之改定，而大華排印樣頁亦竣，因再抽換第二篇稿，并附北大哲學論叢熊君一篇於後，仍由大華出書。讀者可見鄙論老子之一斑。至其全體，則俱見諸子繫年，若讀此冊者，進而一披覽焉，斯又編者所深幸也！二十四年一月三十一日編者識。

目次

(上) 辨老子人

一 孔子與南宮敬叔適周問禮老子辨……………一

二 老子雜辨……………六

(下) 辨老子書

三 關於老子成書年代之一種考察……………三二

四 再論老子成書年代……………六一

附錄

從先秦學術思想變遷大勢觀測老子的年代(熊偉)……………八九

孔子與南宮敬叔適周問禮老子辨

諸子繫年卷一，考辨第四

閻若璩四書釋地續云：『孔子世家載適周問禮於老子，在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年三十。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是爲定公九年。水經注云：『孔子年十七，適周，是爲昭公七年。』案隱謂孟僖子卒，南宮敬叔始事孔子，實敬叔言於魯君而得適周，則又爲昭公之二十四年。是四說者宜何從？余曰：其昭公二十四年乎。蓋曾子問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堦，日有食之。』惟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恰入食限，此卽孔子從老聃問禮時也。他若昭公二十年，定九年，皆不日食。昭七年雖日食，亦恰入食限，而敬叔尚未從孔子遊，何由適周？』馮景解春集駁之曰：『春秋昭公世凡七日食，不止二十四年。且二十四年二月，僖子卒，五月日食，則此時僖子甫葬，敬叔方在虞祭卒哭之時，焉能與孔子適周？』毛奇齡毛氏經問十二駁闕說同。梁玉繩史記志疑云：『敬叔生於昭十一年，當昭七年，孔子年十七時，不但敬叔未從適，且未生也。若昭二十四年，孔子三十四時，不但僖子方卒，敬叔未能出門從師。且生才十四歲，恐亦未見於君，未能至周。而明年昭公卽孫於齊，安所得魯君請之？此皆當缺疑之事。必欲求其年，則莊子五十一之說，庶幾近之。』今按：『孔子適周問禮於老聃，其事不見於論語。孟子。史記所載，蓋襲自莊子。而莊子寓言十九，固不可信。後人必信爲真者，徒以有曾子問從老聃助

葬日食諸語爲之旁證故也。然其事若斷爲在定公之九年，其年既無日食，則曾子問所載爲虛，而孔子適周之事，益見其不足信矣。閻氏所舉四說，云史記載適周在昭公之二十年者，史記特敘孔子適周事於昭公七年後，二十年前，含混其辭，未嘗實指爲在昭之二十年也。此自是閻說之誤。水經注十七適周之語，特以史載孟僖子之死在孔子十七年下，遂從而爲之說，錯謬益不可信。昭公二十四年之說，既具如諸家之駁。且其時周室方亂，敬王播遷在外，干戈擾攘，孔子亦何由問禮訪樂，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哉？此沈家本諸史瑣言說余觀索隱但解僖子之死，與使其子學禮在二十四年，亦何曾謂二十四年適周問禮？此皆由誤讀古書而來。毛氏經問至於莊子五十一之說，則又與禮記相舛，何說而必以莊子之寓言十九者爲可信？鄭環孔子世家考謂：『定公九年，孔子爲中都宰，無籍敬叔之請車，而亦無暇適周矣。』是五十一之說，又難憑也。夫卽諸說之自相矛盾，亦足見其事之非信史矣。
孔廣森經學卮言又定孔子適周在定公之三年其說曰『孔子在周時家語有劉文公論適周其在定之三年歟』然家語爲王肅僞書其言非可徵信則定公三年之說亦復非也沈家本以爲在定公五年則劉文公已卒又不合

且孔子適周見老聃問禮一事，又不徒其年歲之可考而已也。汪中老子考異曾列舉三疑，謂：『老子言行，今見於曾子問者凡四，是孔子之所從學者可信也。夫助葬而遇日食，然且以見星爲嫌，止柩以聽變，其謹於禮也如是。至其書，則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下殤之葬，稱引周召史佚，其尊信前哲也如是。而其書，則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彼此乖違甚矣。故鄭玄注謂

古壽考之稱。黃東發曰鈔亦疑之，而皆無以輔其說。其疑一也。本傳云：老子楚苦縣厲鄉曲仁里

人也。又云：周守藏室之史也。按周室既東，辛有入晉，左傳昭二十年司馬適秦，太史公史角在魯，秋當築

驚王官之族，或流播於四方。列國之產，惟晉悼嘗仕於周，其他固無聞焉。況楚之於周，聲教中

阻，又非魯鄭之比。且古之典籍舊聞，惟在晉史。其人並世宦宿業，羈旅無所置其身。其疑二也

。本傳又云：老子隱君子也。身為王官，不可謂隱。其疑三也。今按：汪氏疑楚人隱者，不為

周史，是也。顧余謂戴記出於晚世，其語亦何可信？論語孔子言禮，皆關君臣名分，國政大體，

絕不拘牽小節。曾子亦曰：俎豆之事，則有司存。與曾子問所記四事，皆不類。則不徒史傳可疑

，即戴記亦虛造。蓋出後世小儒，轉襲孔子問禮老聃之語，而假託其事。汪氏必謂孔子之所從學

可信，亦非也。論語述而篇比於我老彭也。注老彭殷大夫好述古事。集註本之王弼則云老彭彭祖。何義門曰老聃之

足明聖人竊比之意。系奕奕彭為等旁則也謂欲自於比老子之側蓋誣詞也。陸生

素端穿鑿無理故崔東壁云論語不載老子推此言之則戴記之不可信愈顯

抑余猶有辨者：莊子云：孔子南之沛，見老聃，則固非適周，後人混而論之，亦非也。南榮

越見老子，亦南行七日七夜而至，則莊子書中之老子，固一南方之隱者。惟天道篇謂孔子西藏書

於周室，見老聃，繙十二經以說，此則漢人之語。何者？藏書乃秦人焚書以後，乃有此想。姚鼐

謂聖人知有秦火損藏之所謂藏之名山十二經，乃六經六緯，皆非戰國時所有。則明非莊子時書。莊子書中捨此，固不

見老聃居周為守藏室之史也。是則莊子書中言老子，僅為南方一隱者，未嘗謂其為周室之守藏史

包。寓言篇云：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此已言老聃適秦。然乃謂逕自沛往，非以周史官隱也。養生主云：老聃死，秦佚弔之，則亦未嘗謂其出關而隱，莫知所終矣。史公老子傳雖本莊子，而已遠非莊子原書之本相。此必史公旁採他書，混爲一談，而或者又以羅諸莊子書中。讀書考古者，不可以不察也。

俗未知有孔子師老聃也，奇子韓非則亦壓言老聃矣。

凡言孔子師老聃，似皆出莊子後墨子所染與呂覽當染大體相襲然呂覽有孔子學於老聃語墨子所染無之疑所染較先出故

又按春秋左氏傳序正義引沈氏云：嚴氏春秋引家語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

，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爲之傳，其相表裏。』所引與今家語觀周篇文不同。

臧琳經義雜記謂此乃單家語文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辨之云『嚴氏祖公羊經師妄語何也或章帝令賈逵自選嚴頗高才生二十人教以左氏諱利之途使然』賈逵亦在王肅僞造家語前劉氏必謂此說尙出賈後則無據或漢時家語自有此說然則初

本謂孔子適周者，乃爲修春秋而觀書，與左邱明偕。其事信否且勿論，而一事兩傳，遂謂孔子與

南宮敬叔往見老子也。

此猶如莊周本謂孔子問道於老聃而後人又以爲問禮矣

韓詩外傳三說苑敬慎皆謂孔子適周，於太廟見欽器

，而荀子宥坐及淮南子均謂在魯桓公之廟。足徵傳說遞變，初不謂其適周者，寢假而遂以爲適周。初不謂其見老子，亦寢假而遂以爲見老子也。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與

於魯而次春秋。』此亦謂孔子如周爲修春秋，然亦未言何年適周。林春溥孔子世家補訂乃謂：『

春秋哀公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蓋孔子是年復適周。曾子問從老聃助葬，應在此時。』

不悟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乃孔子春秋絕筆之歲，未必孔子是年始有志作春秋，乃往觀書於周室。且是年六月陳恆弑其君，孔子三日齋而請伐齊。時孔子已年老，豈四月五月至周，六月返魯，爲此道路之僕僕耶？春秋說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得端門之命作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索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此謂孔子使子夏等求得百二十國寶書乃至成春秋先後不逾六月說固難信然亦不謂孔子身至周且孔子已德尊道成，豈至是猶問瑣瑣日食小節於老聃？林氏強爲比附，何耶？

世家又云：『南宮敬叔言於魯君，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車兩馬，一豎子。』崔述云：『敬叔豈無車馬豎子者，而必待魯君之與之？』今按：說苑雜言篇：『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此亦傳說，敬叔少孔子二十餘歲未必前而較近理。蓋孔子弟子多出微賤，惟敬叔最爲貴族，故有乘我車而道加行之說。及其傳而益遠，遂謂敬叔請於君與之車馬而適周也。凡此皆足以見孔子適周見老子之爲傳說，而非信史。

故孔子見老聃問禮，不徒其年難定，抑且其地無據，其人無徵，其事不信。至其書五千言，則亦斷非春秋時物。此當別詳，茲不具。

老子雜辨

史記老子傳：『自孔子死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儋見秦獻公周本紀在烈王二年上距孔子之死百有六年此誤或曰：儋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汪中老子考異謂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者卽儋，凡立五證：

一：列子黃帝說符二篇，凡三載列子與關尹子答問之語，原注『莊子達生篇與列子黃帝篇文同呂氏春秋書已篇與說符篇文同』按爲列子襲此二書耳而列子與鄭子陽同時，見於本書。六國表鄭殺其相駟子陽，在韓烈侯二年，上距孔子之歿凡十二年。按鄭殺子陽下距太史儋入秦二十四年則列子應爲關尹前輩諸書所載答問語亦不可信關尹子之年世，既可考而知，則爲關尹著書之老子，其年世亦從可知矣。

二：文子精誠篇引老子曰：『秦楚燕魏之歌，異傳而皆樂。』按燕終春秋之世，不通盟會。精誠篇稱燕自文侯之後，始與冠帶之國。文公元年，上距孔子之歿，凡百二十六年。按此凡一百十八年注說誤老子以燕與秦楚并稱，則老子已及見文公之始強矣。又魏之建國，上距孔子之歿，凡七十五年，按此凡七十六年而老子以之與三國齒，則老子已及見其侯矣。按文子所引未必真爲老子語不足爲證

三：列子黃帝篇載老子教楊朱事。莊子寓言篇文同惟以朱作子居今江東讀朱如居張湛注列子云『朱字子居』非也楊朱篇：『禽子曰：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然則朱固老子之弟子也。又云

：『端木叔者，子貢之世父也。其死也，無瘞埋之資。』朱爲老子弟子，而及見子貢之孫之死

，則朱所師之老子，不得與孔子同時也。

按楊朱篇爲書非易子親筆此論亦不足據御覽四七七又四九三引列子皆云端木叔者子貢之世父也似誤

說苑政理篇：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之稱王，自惠王始。惠王元年，上距孔子之歿，凡百十

八年。楊朱已及見其王，則朱所師事之老子，其年世可知矣。

按惠王元年距孔子之歿百〇九年蓋王偃王距孔子死百四十五年楊朱亦未必見梁惠王

之稱王汪說亦誤

四：本傳云：『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抱朴子以爲散關，又以爲函谷關。按散關遠在岐州

，秦函谷關在靈寶縣，正當周適秦之道。關尹又與鄭之列子相接，則以函谷爲是。函谷之置，

書無明文。當孔子之世，二嶠猶爲晉地。桃林之塞，詹瑕實守之。惟賈誼新書過秦論篇云：『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則是舊有其地矣。秦自隳懷以後，數世中衰，至獻公而始大。故本紀『

獻公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二十三年，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涇。』然則

是關之置，實在獻公之世矣。

按張琦戰國策舉地秦取段園在惠王六年至後十一年間汪說亦誤

五：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本紀在獻公十一年，去魏文侯之歿十三年。

按去文侯之歿已二十三年史表誤

而老子之子

宗，爲魏將封段干。魏世家：『安釐王四年，魏將段干子請予秦南陽以和。』國策：『華陽之

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六國表：『秦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擊魏華陽軍

。』按是時上距孔子之卒凡二百一十年。

按此在周赧王四十二年去孔子之歿凡二百〇六年（四七九——二七三）注說錯四年

則爲儋之子無疑。張

虎舒藝室隨筆卷四謂『太史儋見秦獻公其年周顯王十九年下距漢文元百七十年而宗至假凡七世年數略相當宗乃儋子與李耳無涉』按顯王十九年已爲秦孝公十二年非獻公張說誤至宗爲儋子語亦難信辨見後第十六節

今按：汪氏五證，雖未全塙，要爲千古卓識，可以破孔子見出關著五千言之老子之傳說矣。

願猶多未盡者。余嘗謂老子之偽跡不彰，真相不白，則先秦諸子學術思想之系統條貫終不明，其源流派別終無可言。今請詳爲申辨。雖若荒誕無稽，然亦足以備一說。上與司馬遷所謂『或曰即老子或曰非也。』云云相等例，較之朱韜玉札及神仙傳諸書，猶且遠勝萬萬也。

(一)太史儋卽老聃

竊謂秦漢之際言老子，凡有三人，而往往誤以爲一人。此三人者，一爲孔子所見，一爲周太史儋，而又一則尙在晚世。

莊周稱孔子所見爲老子，又曰老聃，而老聃與太史儋每易混。史記老子傳：『老子姓李氏，

名耳，字聃。』

史記索隱老子音義後漢書桓帝紀注文選遊天台山賦注所引皆如此今本史記作『名耳字伯陽』蓋乃漢人妄改者王念孫讀書雜誌有詳辨

說文：『聃，耳曼也。』莊子

書稱老聃，呂氏春秋不二篇作老耽。說文：『耽，耳大垂也。』淮南地形訓：『夸父耽耳在其北

方。夸父棄其策，是爲鄧林。』然則夸父者，猶云大人國，耽耳，猶云大耳國也。耽耳亦作瞻耳

。說文『瞻，垂耳也。南方有瞻耳國。』瞻耳又作儋耳。山海經大荒北經有儋耳之國。注云：『

儋耳，其人耳大下儋，垂於肩上。』後漢書明帝紀注云：『儋耳，南方夷。』蓋古人傳說，邊荒

有儋耳之國。南人因謂在南荒，北人則謂在北荒也。漢老子銘：『聃然，老施之貌也。』古人以耳大下垂爲壽者之相，至今俗猶然。故高年壽者老子稱老聃老耽，亦得稱老儋。抱朴子曰：『老子耳長七寸』列仙傳：『務光耳長七寸』以其年老，故曰老聃。鄭注老子問云：『老聃』古壽考者之稱也。以其爲周史官，則曰太史儋。故儋之與聃，每易混說而爲一人也。

(二)太史儋與儋何

其又一人，則爲儋何，說文：『何，儋也。儋，何也。』儋何二字，蓋一義兩音。單呼儋者，連其餘音則爲儋何，今人稱儋荷，或稱儋負，如蟾之爲蟾蜍，澹之爲澹宕也。古今人表周儋桓伯，左傳儋作儋，然則儋何宜可爲儋何，或呼儋子，莊子說王作儋如匡章稱章子，陳仲稱仲子。皆與儋易混。高誘注淮南冥覽云：『儋何，楚人知道術者也。』則儋何爲南方之道者，與老聃似。韓非解老：『儋何能坐堂上知門外牛黑而白在其角。』是儋何有前識，與太史儋似。呂氏春秋執一篇：『楚王問爲國於儋子，儋子對曰：何聞爲身，不聞爲國。』又齊爲篇：『中山公子牟謂儋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儋子曰：重生。曰：雖知之，不能自勝。儋子曰：縱之。』是與道德之意五千言似。淮南道應訓謂楚王問儋何治國者爲莊王，此莊王不在春秋世，蓋楚頃襄王又稱莊王，參讀考辨第一三一故與公子牟相及。呂覽重言篇：『聖人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儋

何田子方老耽是也。』是猶以詹何與老耽爲兩人，其先後時序，蓋自近以逮遠。老耽在田子方前，非太史儋卽孔子所見。而詹何在田子方後，則爲與公子牟並世之人也。

(三) 太公任卽老耽

而余觀戰國言老子，其混并牽涉之迹猶不止此。莊子山木篇：『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爲言不死之道，告之以意怠之爲鳥，教以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夫太公亦老者之稱，猶云老子也。任者，齊語：『負任詹何』，孟子：『門人治任將歸』，注：『任，擔也。』釋名：『詹，任也。』任詹聲近義通。太公任猶云老子詹，卽老耽矣。其告孔子『至人不聞』，卽『良賈若虛，君子若愚』之意也。其謂『飾知驚愚，修身明行，故不免』，卽『驕氣多欲，態色淫志，無益子身』之說也。『道統而不明居，得行而不明處』，疑當作德得，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卽『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者也。史記老子與孔子語不出此篇及天道天運外物三篇之外蓋難採莊子書而意造云爾也 莊子書本成於衆手，此獨不曰老耽而云太公任，其實卽一人也。文選卷五十九注引作太公則如不稱老耽而僅稱老子矣

(四) 任公子卽詹何

莊子書有太公任，又有任公子。太公任卽老耽，而任公子則爲詹何。外物篇：『任公子爲大鈞巨鎚，五十犢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鈞』

，銷沒而下，驚揚而奮鬚，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嚇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澗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文選卷二十五 任公子即詹子也。何以言之？淮南冥覽訓：『詹何之驚魚於大淵之中，』此即五十轄以爲餌之釣也。故詹何者，據莊子任公子之故事言之，乃一隱淪於江海漁釣之君子也。

御覽八百三十二引關子云：『任公子冬羅鯉於山阿，衆人皆以爲惑，既而竭蹶擊黃雀觸公子羅者千萬數。』諒其他關於任公子釣魚之怪談尙多，情不備見。

(五)環淵卽關尹

與詹何齊名者有環淵。其人亦以釣稱。史記孟荀列傳云：『環淵楚人，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著上下篇。』漢書藝文志道家有蜎子十三篇。班固注云：『名淵，楚人。老子弟子。』師古曰：『蜎姓也。』應劭風俗通氏篇：『環氏出楚環列之尹，後以爲氏。楚有賢者環淵者，著上下篇。』張揖文選注：『環淵亦卽環淵也。』

選枚乘七發：『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蜎詹何之倫。』注云：『淮南子雖有鈞鉞芳餌，加以詹何蜎蠓之數，猶不能與罔罟爭得也。宋玉與登徒子皆受釣於玄淵，七略蜎子名淵。三文雖殊，其人也。』是環淵亦名便蜎，蜎蠓又名玄淵，亦稱蜎子，與詹何齊名也。言詹何便蜎之釣者，御覽八三四引宋玉釣賦云：『玄淵之釣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綸，餌以蜎蠓，鉤以細針，以出三尺之魚於數仞之水中。』又列子云：『詹何以獨樹絲爲綸，芒針爲鉤，利篠爲竿，削粒爲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洎流之中，綸不絕，鉤不申，竿不撓。』其語亦正相類。御覽七六七引博物志詹何之釣云云，語亦大同。

受釣，則其人在頃襄王世，與詹子年亦相接。今蘇詩有卜居漁父兩篇，卜居居原間，太卜鄭詹尹篇，疑卽由詹何與傳而漁父亦詹何以詹何前識遂誤稱太卜詹尹以詹何隱於釣故稱漁父。

屈子之所問與宋玉之所師，其時代固相及，詹子亦楚人，蓋楚人傳說自所著書，史記云上下篇，而漢志稱十三篇，已